

# 第一章

## 性格测试

您的未来将是乐观的

“你现在可以显示一下 你到底有多棒！”

科尔杜拉挑战似地向我微笑。她知道她的话能触及我最敏感的地方——我的虚荣心。我若有所思地望着妻子。牛津能力分析！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希望我们去科学神教那里接受这种性格测试呢？我宁愿把这份写有 200 个问题的测试卷干脆扔到纸篓里。

“你为什么犹豫了？”科尔杜拉接着说，“科学神教提供的继续教育机会曾经让你那样兴奋，你现在不想去那里做一次免费的性格分析么？如果你真的像你常说的那样棒，你就完全能够冷静地面对测试结果。”

她令我毫无退路，她也知道这一点。她往常总是犹豫不决，反对我在事业上的进取心，以前的我懂

憬着在一个毫无困扰的世界中享受惬意的家庭生活，现在却忽然开始对事业充满紧迫感和好奇心。她想超过我，把我看作无能之辈吗？我简直无法忍受。

“200 个问题太多了，是不是？好吧，我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科尔杜拉站起身来。她笑得好像满怀胜利的信心：“我开车回家，你还得工作。但是，诺伊曼女士希望我明天把测试卷拿到缝纫课上去。周日有人请我们到杜塞尔多夫谈测试的事情。”

我困惑地望着她的背影，不知怎么地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头。这两个女人想干什么？在我对科学神教丧失兴趣之后，科尔杜拉突然对科学神教发生兴趣，真是奇怪。

不，我根本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我匆匆地看了一遍测试题，我的直觉却一再对我说：应该把它们扔到纸篓里。

“您咬手指吗？您通常觉得失败无关紧要吗？”

不，我毫无兴致去回答这 200 个奇怪的问题。

我不知该怎么办，不到 33 岁的我呆坐在我的广告代理处，开始沉思。发迹的道路比想像的漫长而艰难，但还是有进展。我不是在妻子的鼓励下，而是在她的干扰下一步一步向前走的。科尔杜拉对职业有自己的想法，对开办广告代理处没有多大兴趣。她本来希望我像她父亲那样，成为艺术和设计专业

的教师，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有充足的假期和退休金。因此，她从不帮助我，反而阻挠和破坏我目前的工作。

明天有几份设计工作，现在应当作一些准备。但是，科尔杜拉的话还没有失去效力，“你现在可以显示一下你到底有多棒！”我被虚荣心攫住，放下本来打算做的工作，开始回答这 200 个测试题。这会有什么危险呢？测试是免费的，周日有一次测试谈话，然后，我会回到自己的日程上来。我不太了解科学神教，但我坚信，没有人能够令我做我自己不想做的事。然而，有种不祥的感觉仍萦绕在我的心头。汉娜·诺伊曼是什么人物？她是怎样使科尔杜拉对科学神教产生如此大的兴趣的呢？我认识诺伊曼一家才不过几个星期而已。

“我是生活资料营销公司的诺伊曼。我们正在为策划一个营销计划寻找经验丰富的设计者。”

电话那边传来友善而得体的声音。路德维希·诺伊曼清楚明了地说明他的期望，说只让几个有兴趣者来干这件事。我们马上约定在第二天详谈。我为这次约会兴奋不已，而且没有失望而归。

诺伊曼博士友好地向我致意，请我进入家门。他那高大的身材、堂堂的仪表让人感到他的安详和可信，满头白发使他看上去非常庄重，令人肃然起敬。他的问候让我又想起从电话里听到的那个令人

愉快的声音。

他带我走进一间宽敞的客厅，请我稍等片刻。于是，我有时间熟悉一下环境。透过宽大的窗户，我看到一个像公园似的私家花园。我没有想到，在克雷费尔德的市中心，居然会有这样一处溢满绿色的宁静的地方。家具和墙上挂的绘画显示出主人的品位和富有。

几分钟后，诺伊曼先生在一位女士的陪伴下回来了，这位女士称自己是汉娜·诺伊曼。她娇小玲珑，头发呈深褐色，浑身充满活力，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让我立即对她产生了好感。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对夫妇。虽然我也想到可能有其他竞争者正在争取这份工作，但我很快就抛开了这种想法。我对自己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得到这份工作合同。

“我们已经在美国获得出售材料和开办缝纫课的许可证。为此，我们急需好的广告创意、形象策划，以及在德国转让从属许可证的策略。”他们向我解释说，“我们当然做过多种考虑，想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材料和缝纫’。您能给我们提些建议吗？”

于是，我们就广告和设计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他们饶有兴致、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看法。他们提出的问题清楚而精确。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仅想到我会得到这项工作，而且还断定自己找到了朋友。

只过了两天，诺伊曼先生就告诉我，我被录用了。

“啊，您也是科学神教成员？”

当我谈到我的女儿，并说自己早在她出生之前就认识她时，汉娜·诺伊曼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这是两周后的一天。我们成功地结束了第一次业务讨论，然后坐在一起喝着咖啡闲谈。

我继续讲道，早在妻子怀孕时，我就与女儿桑德拉之间就有一种亲密的联系。我十分不解地看着汉娜，因为她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当我追问科学神教信徒是什么样的人时，她笑着打断我的话题，没有告诉我。“科学神教信徒”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科学和哲学色彩，诺伊曼博士总算给我解释了一下：“科学神教是一种实用的宗教哲学。人们可以利用它解决生活中和思想上的问题。”

当天，我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我觉得，他们两人所表现出的宁静、沉着和清醒总跟“科学神教”有某种联系。

无论如何，我希望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种知识对我或许也很有价值。于是，我利用下次机会再问。奇怪的是，他们总是避而不答。不久以后，我就感到奇怪，我觉得他们总是采取这样的做法：给你一个简短的回答，而后退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科学神教精心策划好的策略。人们称之为

“到达和撤退”，“出手和收手”，一种把人撩拨得非常好奇的手段。在我日益急切的追问之下，路德维希·诺伊曼终于把我叫到一边。

“我看得出，您的确想更多地了解科学神教。我们可以向您介绍一位好朋友，他几个月前在杜塞尔多夫开设了一个科学神教研究中心。我们多年之前就认识他和他的妻子。我们想邀请您共进晚餐，到那时，您会了解科学神教的一切。您尽可以带着您的夫人一起来。”诺伊曼像以往那样微笑着，和我握手道别，并说“我们下周五再见。”

我终于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了！我和妻子一同他们在诺伊曼家见面。科尔杜拉一开始并没有为这次见面而感到特别兴奋，但当我跟她说，诺伊曼夫人也搞生态栽培时，她同意跟我一道去，因为房屋和花园是她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到达那里时，两个科学神教成员已经先到了。主人向我们作了介绍，说他们是延斯·洛泽和海克·奥皮茨。我们坐到餐桌旁，我抽空好好地观察这两个人。科尔杜拉天生比我乐于交往，马上跟女士们交谈起来。延斯·洛泽给人一种安静的印象，我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他跟我一样是个瘦高个，但身板挺直得像扫帚柄。他年纪不比我大，却几乎已秃顶。他的面部特征是上颧骨明显前突，加上他总是在微笑，使他看起

来像只兔子。他向我介绍说他是家公司的前总经理，现在的主要职业是宣传科学神教的教义。

海克·奥皮茨身材矮胖。她跟她的同伴一样，是科学神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她始终带着微笑，仿佛世界明媚无比。她说话时明显带有黑森地区的口音，而洛泽却没有一丝地方口音。

晚饭吃的是自家烤制的面包和以生态方法栽培的蔬菜，大家边吃边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晚饭之后，我的妻子和汉娜·诺伊曼有了共同的话题：房屋、花园和蔬菜。我与科学神教成员的谈话却进行得很困难。我想从哲学上讨论这个话题，但我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他们搬出一个叫哈伯德先生的人，用他的某一条格言来对付我，而我不知道有哈伯德这样一位哲学家。那些格言是乏味的，我慢慢地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愚弄。谈话的结果非常明白：那就是我应该到杜塞尔多夫学习这位哈伯德先生的著作。他们说，人们没有权力从个人的角度分析或评价哈伯德的格言，个人只有学习他的话才能获得必需的智慧。

我试着转换话题。至少路德维希·诺伊曼读过埃里希·弗罗姆的一些东西，于是，我和他轻松地讨论起《存在和占有》这本书。

“关于存在、行动和占有，哈伯德先生也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洛泽马上说。

当我问及书名时，他马上向我列举了十几本书。

显然，他觉得现在是向我介绍哈伯德的基本著作《戴尼提》的时候了。

我越来越感到疑惑，觉得自己接触到的是一家美国图书和培训俱乐部的代理人，而不是某个现代哲学流派。

汉娜说，她儿子的房间里恰巧还有两本《戴尼提》。这本书通常要卖 15 马克，而我们只付 10 马克就行了。

她的儿子斯蒂芬，也叫塞托斯，肩宽体壮，高约两米。他向我们致意后，马上从他的房间里拿来一本《戴尼提》。现如今即使守望楼出版社出版的读物也设计得很有品位，而这本书的封面上却画着刺眼的火山 铜色的标题喷绘其上：《戴尼提》。我礼貌地拒绝了这本书，书的副标题《关于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也未能让我心动。

不幸的是，三位女士彼此之间已经产生好感。科尔杜拉掏出一张十马克的纸币，买下了这本怪诞的书。

于是，我们拿到了这本我原本不想要的书。与科学神教成员共进晚餐以及同他们的谈话使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些科学神教成员根本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哲学家。套话和空话才是他们的强项。

如果科尔杜拉这个晚上没有买下这本书，整个事件也许就过去了。我怎么可能知道，从科学神教

成员那里买书与在书店买书根本不一样呢？科学神教成员一旦得到购书者的地址，他们就会像猛禽一样穷追不舍地缠住他，从而推销更多的东西。购书者被写入每周的“战斗计划”名单里，即使购书者在多年以后已经失去兴趣，他们还会向这些人发出邀请和散发传单。科学神教成员从不轻易放弃。

不管怎么说，汉娜·诺伊曼现在继续缠着我的妻子，向她兜售缝纫课程，并想以此加强联系。这种方法很快就奏效了，因为科尔杜拉非常喜欢编织、钩织和缝纫。到此为止，我还没有受到干扰，但是，汉娜·诺伊曼显然另有所图。科尔杜拉开始阅读《戴尼提》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种荒谬的东西了？”

我笑着，想从妻子手中夺下这本书。结果是又一次出现这样的情景：只要我有讽刺她的念头，她就生冷地瞪我一眼。她紧蹙眉头，着迷地盯着这本书，既不搭话，也不受干扰。先是瑜珈功，接着是反权威教育，她的这些所作所为让我头痛。有一阵子她还读过一本《植物的秘密灵魂生活》。所有这些东西对她都非常重要，并且还能唤起她向所有朋友和熟人进行宣传的本能。只不过她的兴趣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宣传康拉德·洛伦茨的《人是如何想起狗来的》。现在她又对《潜意识和过去的生活》着迷了，而这一次我本人也有责任。

“如果能够重生的话，我觉得那会是一件很好的

事。”

跟往常一样，还是没有人对她的话做出反应！旁边睡着我们的两个女儿。我们本来打算生五个孩子，但从海伦出生到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科尔杜拉生完两个孩子后仍然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我在被子下面小心翼翼地向她伸过手去，令我惊讶的是，她使劲儿裹紧被子，几乎强硬地拒绝我：“现在不行，我还读书呢。”

我有些不快地翻过身。那时，我不仅失去了对科学神教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诺伊曼一家人的热情。经过几周合作之后，我发现他们简直热情过度，纠缠不休。然而，科尔杜拉与汉娜的友谊却日益加深，她们相互之间已经用“你”称呼了。

突然来临的黑暗驱走了我的想法。现在是科尔杜拉在黑暗中抚摸我了。

“嗨，”她向我低语道，“我的先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她温柔的嘴唇吻去了我的恼怒，一本书“啪”的一声掉到地上。

后来，我仔细倾听着她平静的呼吸。她孩子似地蜷曲起来，她的思想也犹如孩子一般：激情、兴奋和纯真。我爱她，尽管我们有很大差别，并且这种差别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大。有时我为此感到忧虑：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还能走同一条道路？为了孩子我们必须这样做。随着她们的成长，她们的思想开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共

同的责任迫使我们达成更多的妥协。我想，我理应认真地对待科尔杜拉的兴趣。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过去的生活、重生这一类的事情，我也应该感兴趣，但是，它们毕竟是晦涩的哲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才行。

我突然想吸支烟。冥思苦想让我难以成眠。我轻轻地从科尔杜拉的身旁离开，坐到床边摸出烟来。这时我的脚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戴尼提 关于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我不由自主地拾起这本书，走下楼梯，来到客厅。我的狗跟随而来，它一定以为可以再出去逛街。我肯定让它失望了，当我拿着书和香烟靠在沙发上时，它乖乖地蜷在我的脚边。

我几乎是带着厌烦读了书的前几页。不知道什么地方产生了近乎催眠的效果，我的思想开始不停地旋转。哈伯德谈到新人，谈到现存的干扰和问题，谈到消除这些干扰和问题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奇怪地触动了我。我儿时的记忆被唤醒了。我身上也带着这个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和没有抹掉的印象吗？直到黎明时分，我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床上。带着一定要与路德维希·诺伊曼谈论此事的念头，我终于入睡了。

我讨厌淋冷水浴，但夜里流失的时光应当通过适当地刺激循环系统来补偿，所以，我在第二天早上淋了冷水浴。当我用毛巾搓红自己的皮肤的时候，我听到科尔杜拉在厨房里欣快地唱歌。昨夜使我们

两个人都兴奋起来。我颇有兴致地欣赏镜中的自己三十三岁，一米八六的身高，金色的披肩长发，瘦削，打羽毛球练就的发达臂肌。从去年夏天开始，我蓄起了胡子。在与哥哥一起去爬山旅行的四周时间里，我彻底放弃了早上刮胡子的习惯。那时，我和科尔杜拉的感情已经出现一点儿问题，但是，当走进科西嘉岛上粗犷的大自然以后，我们的心态在不断翻山越岭的旅途中平静了下来，我们重归于好。我们度过了危机时期，开始新的生活。冬天已经过去，我们今年还要一起共度美好的假期。我们还第一次要考虑孩子放假的时间，这是上学的孩子给家庭生活带来的一种限制。

夜晚的幽灵一扫而去。我愉快地与全家在厨房共进早餐。无论是科学神教还是荒诞的书籍都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活乐趣。为诺伊曼公司所做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根据经验，我在几个月内不会再见到他们。《戴尼提》似乎已经离我远去，但是一到夜里，有一个问题就会袭上心头：真的有不朽这种事吗？

我后来经常听说，生活的危机是导致人们加入科学神教的阶梯。那些在生活中无所适从，因而四处寻求支持的人会受到科学神教的危害。诚然，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出现危机，但是，人们也可能臆造出一些危机乃至夸大危机。我认为，科学神教最爱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在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成就，追求远大的目标，但往往又不知道怎样做到

这一点。年轻、漂亮、成功可能是当前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但是，我们当中的哪个人生而有福呢？

我很幸运，已经结婚，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自己还开办了广告代理处。但是，我的进取心很强，希望得到更大的收获，让全家过上好日子。与科学神教成员的接触一点儿也没有显示出将来会发生怎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他们只是极其普通的人，我根本没有去寻找什么精神导师。科尔杜拉也没有这样做。然而，缝纫课使她与诺伊曼一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不知道他们都具体谈过哪些问题，但是，可以看到，汉娜已经成功地说服科尔杜拉去参加性格测试。

于是，当晚，测试卷就放到了我的书桌上。当我填完问卷后，我自然想知道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桑德拉和海伦大喊。这个周日的天气很好，她们很想跟我们一道去郊游。我们没去郊游，而是把她们送给爷爷奶奶照管。

“我们会及时回来，然后在花园里烤一些小香肠吃。”我向她们许诺说。科尔杜拉和我已经作好了短时间外出的准备，到杜塞尔多夫参加测试谈话。我对这次谈话非常好奇，但没有感到不安。我很清楚自己的优点和弱点，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测试。从我的禀赋来看，我不像个商人，而像个艺术家，我很难卖掉自己的作品，卖出合适的价钱更难。任何一个老练的谈判对手都能够轻易地压低我索要的价钱

诺伊曼是个出色的商人，他很快掌握了我的这个弱点。他看准了这一点，向我宣传科学神教。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纵使没有科学神教，我也会去改进自己的谈判技巧。工商会经常举办继续教育的课程，我肯定会抽出时间去听听。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科尔杜拉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虚荣心，她想从这次测试中知道些什么东西？对她而言，职业继续教育毫无意义。跟往常一样，她也无心在广告代理处帮我的忙。科学神教成员恐怕还没打算举办烹饪课程吧，科尔杜拉在汉娜那里已经学完缝纫课程了。

“又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海克兴奋地向我走来，与我握手。“自从在克雷费尔德同您谈话以后，我们就常常提起您。您的思想和看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真高兴又在这儿见到您。”

我应付着笑了笑，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想法，不往反面想，因为她上次所谈到的科学神教的观点没有给我留下一丝好印象，我也一直拿不准参加性格测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否正面临着受人操纵的危险？可是谁想操纵我呢？科学神教成员还是科尔杜拉？对我来说，这两种猜测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我带着这些想法坐到已经摆好的椅子上。反正这次测试谈话是免费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判决。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性格。”

海克微笑着给我鼓劲儿。她从一个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我从上面看到自己的生存曲线图。不容我细细揣摩这条曲线的走势，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您的回答的结果。您知道吗？这不是我们对您的看法，而是对您关于自己的看法的科学评价。”

“看来我在有些点上无法指望什么好的评价。”我看着曲线的几个最低点说道。

海克笑着点头，却未在意我的看法。她没有理睬我，继续说道：“高峰区的点代表良好的生存潜能，然而，借助科学神教甚至可以把这些点再提高一些。”

我松了一口气，看到有三四个点确实高高在上。

“中间这个区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没有危机或困难出现的话，”海克热心地讲道，“那些低值则表明了您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细看一下。”

海克的话打消了我刚刚冒头的乐观情绪，她开始十分冷静客观地讲述我的性格的现状。我真的像那些最低点所显示的那样神经质吗？当我试图为自己辩解时，我的手已经出汗，嘴也发干。海克关注地瞥了我几眼。我们的眼神碰到一起的时候，她总是面带同情和胜利的微笑。难道她知道我内心出现什么问题了？

她不断对我的性格上的问题进行撩拨，促使我解释和辩解，然后再熟练地抓住这些解释和辩解，作为必要的“论据”来向我揭示我的潜在的、正在被抑

制着的生活危机。我的辩解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越来越敷衍了事，最后，我不得不赞成她的看法：花粉热、神经性的胃痛和心神经机能症绝对不是幸福生活的征兆。我准备向她讲一讲我过去的生活，但令人惊讶的是，她无视我流下的眼泪，突然转向曲线的最后一个部分。她在这一段曲线上迅速写下“人际关系”几个字，然后谈起交往和责任。这一段曲线较第一部分走势更低，有两个点的分值已达负 100。

“良好的交往犹如生活中的调料。您在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使您成为社会上的怪人。”她解释道。

我马上又想跟她理论一番。要证明我在社会上是个怪人根本无需什么测试。长长的头发，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职业，不愿随波逐流，从这些地方马上就可以看出，我自愿做一个怪人。我靠在椅子上，重新恢复了自信。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充当什么交往专家，向我讲述责任和交往一类的东西。

海克像往常一样，为了争取我的赞同，不厌其烦地谈论她的各种想法。她越是这样做，我反驳她的理由就越多。在我的专业里，没有人这样喋喋不休地向我示范什么。我对她的话提出雄辩的反驳，让她对我无能为力。朋友太少？不，几个朋友就足够了。误解？不，人在生活中无法指望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可是，您有时候不觉得连您的妻子都不理解您

吗？”

无可否认，哪个男人不知道这一点？科尔杜拉本来是该花更大的功夫来理解我的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但是，我们已经达成了妥协，我必须独撑局面。

海克靠在椅子上。我得意地看着她，为声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感到高兴。她沉默不语，温和地向我微笑。我感到一丝歉意，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次免费的测试谈话，而且我也愿意与她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她做得不够出色，那是她不走运。但是，我不想以怨报德，所以还是给了她一个台阶下：“那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海克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晃动着，仿佛在思考什么。我这时对她更加同情，尽管她的美国式的推销手段令我很不舒服。问题并不在于我不思进取，恰恰相反，继续学习和不断进取压根儿就是我的生活观念。任何人都不会完美得无以复加。我有一个不太明确的希望，那就是从科学神教那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发点，比如参加关于人的行为的可预测性之类的学习班。我带着这种想法来到了杜塞尔多夫。然而，我不想听人说我该去上什么交往学习班，而她的理由也没有让我信服。

“您知道吗，彼特霍夫先生，”海克继续说，“生活中总会出现沟通方面的问题。好朋友之间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夫妻之间有时也是这样。您自己当